

26.32842

H277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杜仙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寶山聖泉寺



0035736

三三〇/2904

## 序 言

我曾有机缘登访了河南安阳西南三十公里太行狭谷中隐没多年的古老寺院宝山灵泉寺遗迹。古刹的残垣断壁、殿址基台引人“发思古之悠情”，唤起对千余年寺院历史的回忆。然而最使我留恋忘返、爱不忍去的则是那一片年代久远、技艺精湛、形象优美的浮雕塔林和两对石塔。虽然已经时隔多年，但是这一数量众多、历史悠久、艺术精美的古塔群的身影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我总想有一天还要再度重游，重登宝山，并把它们做一点测绘，拍一些照片，介绍给世人，报告给同好。由于工作奔忙，事务缠身，始终未能如愿。

近年得悉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已于数年前组织了专门的考查研究队，由杨宝顺同志领队对古刹遗址进行了勘查研究和考古清理工作，并对这一古刹遗址和石刻塔群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再者，在该所领导的积极支持下，由杨宝顺同志主笔已将所获资料和研究成果编辑成书（该书除文字部分外，还选编古建筑、石窟造像和摩崖石刻塔林以及碑铭题记等图片四百余幅），即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闻之不胜之喜，我这一年心愿总算有人完成了，而且完成的效果比我所想到的要好。书成之后，张家泰所长和作者杨宝顺同志嘱我写一序言，似此情况焉敢推托。因此，便写了以下几点意见。

我首先想谈的一个问题是古建筑研究和考古相结合的问题。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梁思成先生和梁思永先生两兄弟都是著名的学者，一人是古建，一人是考古，一个搞地上，一个搞地下。这话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文物工作地上地下有所分工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绝对，更不应该割裂。就古建筑的研究来说，也包括了考古的成分。实际上有许多地下考古工作的对象也都是古建筑的遗址、遗构，有的甚至是完整的古建筑如陵墓的地宫、墓室，塔基的地宫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等等。过去我本人和一些同志在对古建筑进行调查研究时常常只注意地面的现存建筑物，而对已经残毁的建筑遗址则注意不够，甚至予以

忽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或者是一种失误。从古建筑的研究来说，单体固然重要，但是它们的群体，平面布局与结构、形式、装饰等同样反映了它的时代特点、类型特点、地区特点和民族、宗教等的区别。比如以佛寺为例，早期的佛教寺院的平面布局资料就很是缺乏，对它的演化过程研究起来就比较困难。就以塔来说，它与寺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寺塔关系不断在变化。有些寺院殿房已全部废弃，孤塔仅存。在全国保存的“孤塔”很多，但是它们原来都是与寺院在一起或是有密切联系的。据我所知许多古塔的寺院遗址尚存，这是一批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如果把它们清理发掘出来将是对建筑史、宗教文化发展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最近河北正定在维修广惠寺花塔的设计中注意到对寺院的遗址保护工作，就清理出寺院的遗址，弄清了塔在寺院中的位置，使孤塔不孤了。其他还有许多孤殿、孤阁、孤楼、孤台等等，可能也会有与它们相结合相联系的建筑遗址的，如果加以注意，也许可能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的，特别是我们做保护维修工作的同志应当趁保护维修工作之机，注意对遗址的清理和研究，以防止破坏和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

因此，我对河南省古建研究所在灵泉寺的保护工作中，结合考古清理工作所获得的成果，表示高度的称赞。

其次我要谈的是灵泉寺这处建筑遗址和石刻塔林的价值和意义。宝山灵泉寺是我国佛教大发展的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产物，佛教活动兴盛，高僧云寺，曾被称之为“河朔第一古刹”，它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史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在本书的文字和图片内容中已有了叙述，我在此不必多赘。我这里要谈的是这里的古塔林。我认为这一塔林实在是一个高妙的手法，了不起的创造。塔林由于它的时间延续长，数量大，是研究古塔发展和塔的形制、类型的重要实物。而且集中一起，比较对照也方便。我曾经考查过多处塔林，如登封少林寺塔林、山东长清灵岩寺塔林、北京潭柘寺塔林等等。全国塔林很多，凡历史悠久之名刹都有塔林。这些塔林中的塔有大有小，但都是立体修造的，像宝山灵泉寺这样用石刻浮雕出的塔林尚属罕见，其数量之多，年代之早，雕刻艺术之精美也是塔林之仅有。我之所以称之为高妙者，是因其占地少，节约用地，省费用，又便于长期保存。试想如果这许多塔都用砖石立体修造，便需要大片的平整土地，在这山谷之区很难找到。至于修塔的费用平面浮雕当然要比立体修造要省得多。从保存上来说如果都是砖石修造的，恐怕大部分早已不存了，第

一位为自己安排后事的长老法师所采用的办法我想是煞费苦心的，也是切合实际因地制宜的措施。这批雕刻墓塔的重大价值还在于它们不少都有塔主人的名字和准确的年代，为研究塔型的发展、雕刻艺术题材、风格的发展都是可靠的根据。

两对石刻立体古塔，也是极为罕见之例，石刻小塔在甘肃博物馆等所藏北凉、北魏时期小塔，但都很小，高仅尺许，均系殿堂室内供奉或是埋藏之物，此两个形制相同其中一个有北齐年款之墓塔，应是目前所知在露天保存最早之石刻墓塔，墓塔主人亦是有文献可考之高僧，甚是难得，至于殿基址上所存双石塔，更属难得。殿址上那对唐代双塔，在我国佛塔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按双塔之制在云冈、敦煌等石窟中，北魏时期往往刻或绘于佛龛两侧，其后逐渐发展为殿前、庙前。现存之双塔大多为宋、元、明时期，唐代甚少。此一双塔是现存众多的双塔中年代最早者，且雕刻精美，堪称一绝。

除此之外，灵泉寺还有不少的珍品，如像东魏武定四年由名僧道凭开创的“大留圣窟”和刻有北齐高僧、僧稠供养像及碑铭的北齐天保元年创建的“善应石窟”及隋开皇年间由曾被隋文帝封为国统的灵裕法师开凿的隋代“大住圣窟”（也称那罗延窟），都是内容极为重要的石刻艺术杰作。上述三处石窟，虽然建造规模不大，但内容却十分丰富。这些石窟和同造窟相关的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道凭、僧稠、灵裕的事迹，历经东魏、北齐、隋三个朝代，有明确的纪年可依，有大量的碑刻传史补证，因此它不论在中国佛教石刻艺术史，还是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恰好正处于北朝后期转入隋唐的过渡阶段，也是现今雕刻史中最感实例不足的阶段，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因而从文物角度看，宝山灵泉寺的价值可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巩县石窟寺并美，值得格外重视。

最后我还要谈的是这一重大清理发现材料的及时提供出来，也是值得称赞的。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首要是把文物保护好，同时还要发挥其作用。我认为把文物资料发表出来本身就是发挥作用的方式之一。由于文物所反映的各种学科范围极广，利用文物资料研究的部门也很多，把资料发表出来，各方面的学者都可以结合他们的领域进行研究。当然文物工作者本人也可利用文物资料进行研究，但毕竟受到许多专业知识所限，而且保护任务很大，不能对每一门学科都研究得很深。如果我们把所掌握的资料不能及时的发表出来，也

就不能及时的发挥其作用。

我看了这一著作之后，曾有提供资料非常丰富，而研究得相对较少之感。但仔细一想，这正是我们文物工作者应尽之责。我们把资料提供出来就是贡献。比如从这批资料中研究文化史、艺术史、建筑史、雕刻史、宗教史以及从事创作的人们、专家学者，都可从中获得材料，吸取营养，予以参考借鉴。我们文物工作者是各行各业、各门学科的后勤，为他们保护为他们提供资料。我很赞成“甘当后勤”的观点。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可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工作也会做得更好。

河南省古建保护研究所的领导和杨宝顺同志正是这样做的，值得称赞，值得提倡。

罗哲文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六日

# 目 录

## (文 字 部 分)

一、灵泉寺的历史与附近石刻概貌 .....	(1)
二、灵泉寺基址区文物现状 .....	(6)
三、灵泉寺石窟及善应石窟 .....	(15)
四、宝山摩崖石刻、塔林 .....	(23)
五、嵐峰山摩崖石刻、塔林 .....	(41)
六、灵泉寺附近石刻的雕凿年代及其特点 .....	(59)
七、灵泉寺的建筑艺术 .....	(65)
八、结语 .....	(70)
附录一 灵泉寺现存碑刻录文 .....	(75)
附录二 灵泉寺附近摩崖石刻铭文题记 .....	(81)
附录三 灵泉寺有关文献录文 .....	(97)
附录四 灵泉寺基址区的清理 .....	(122)

## 一、灵泉寺的历史及附近石刻概貌

灵泉寺位于安阳县西南 30 公里的宝山东南麓。为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的著名佛寺，素有“河朔第一古刹”之称。

安阳为我国历史上七大古都之一，商代盘庚迁都到“殷”（今安阳小屯一带），在春秋战国时称“邺”（也称“宁新中”）先属魏，后属赵，秦昭襄王五十年（前 257 年）。秦军攻克“宁新中”，改名“安阳”。东汉末年曹操当政，把“邺”城作为当时五都之一。随后，石勒氏的后赵，慕容氏的前燕，拓拔氏东魏，冉闵氏冉魏，及高洋氏的北齐等相继在这里建都，先后曾有七个朝代建都于此。又称邺都。隋唐时期安阳为相州，虽政治中心转移，但它和并州（今山西太原）仍为当时北方军事和政治上的重镇。也是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

北魏分裂后，东魏都城由洛阳迁邺，佛事兴盛，至北齐时，佛教继后赵之后再度繁荣。安阳西部的太行山区，是东魏、北齐和隋、唐以来的佛教胜地。东魏、北齐时不仅这里佛寺林立，高僧云集，而且还开凿了不少石窟。例如东魏道凭法师于武定四年（546 年）在宝山创建的宝山寺与大留圣窟。北齐天保（550——559 年）年间在其附近善应的龟盖山建造的佛窟和镌刻的大量佛经。隋代时由于宝山寺名僧灵裕被文帝封为“国统”，归寺后不但扩建寺院，而且开始在附近山崖为名僧建造墓塔及佛窟，造像，并镌刻经文。

安阳西南 35 公里的太行山余脉，有一组海拔 497.5 米的群山。其中最西面的两座是宝山和悬壁山，北为马鞍及矿窟两山，东曰嵒峰山与鸡冠山，南边为虎头山和覆釜山。灵泉寺就坐落在这八山环抱的峡谷盆地上，这里群山挺秀，层峦迭翠，景色优美壮观。（图版一、图一）

灵泉寺地区在地质上属于太行，陆梁和华北陆槽的过渡带。其地层基本为古生代寒武纪到奥陶纪中统的石灰岩。石质坚硬，宜于雕造。灵泉寺附近不仅山河壮丽，景色宜人，而且在历史上还是我国北朝和隋唐时期北方著名佛教胜地之一。在寺院东西两侧和附近的宝山、嵒峰山及善应龟盖山等的山岩断壁上，遍刻大量的石窟、造像及名僧墓塔，气势宏伟，造型独特，别具风格，为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石刻塔林。

灵泉寺基址与摩崖石刻的分布范围，呈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条状，东西约纵深 1.5 公里，南北横宽近 1 公里。由于摩崖石刻的内容大多以浮雕石塔和佛龛、佛窟为主，数量众多，所以，这一带素有“万佛沟”之称。

据北宋绍圣元年（1094 年）“有隋相州天禧镇宝山灵泉寺传法高僧灵裕法师传并序”碑文记载：寺院创建于东魏武定四年（546 年），原名宝山寺，隋开皇年间，文帝杨坚取群山之泉及该寺高僧灵裕法师法名之首，改宝山寺为灵泉寺。隋开皇十一年（591 年）灵裕应文帝诏至京师长安，被封为国统（统管全国僧尼的最高僧官）。他归寺后又大兴土木，使寺院规模进一步扩大。唐代时灵泉寺的佛事依然兴盛，它同距本寺西北仅五十多公里的清涼山修定寺及漳河以北的响堂寺遥相呼应，构成一处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图版二、图一）。当时高僧多出于诸寺院中。

据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记载：“北齐时，邺都佛寺，多至数千”。其中位于邺都西山的著名寺院，有宝山寺（即隋以后易名的灵泉寺）、修定寺、响堂寺、云门寺、灵山寺等。著名高僧有：道凭、法上、灵裕、僧稠、慧休等。在《续高僧传》中均有传记。

据灵泉寺的现存基址和碑文记载，寺院坐北向南，依山而建，在其中轴线上，清末废弃前还有三进院落和四座殿宇，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佛殿、观音阁及建于最高处的地藏殿等。

由于该寺院地处深山，交通不便，加之长期遭受山洪泥沙的冲击，许多寺院建筑物湮埋地下，附近山崖窟龛也大量被淤积堵塞。因此长期以来，灵泉寺及其附近的佛教石窟和石刻的本来面貌很少为外人所知。为了加强对灵泉寺的保护和研究，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和河南省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下，在原安阳地区文化局和安阳县文物部门的积极协助下，于 1983 年 8 月至 1984 年 2 月曾组织了灵泉寺考古勘察队，（由原副所长刘海清和研究室主任兼勘察队长杨宝顺负责主持），对整个寺院遗址及附近的石窟与摩崖石刻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及发掘清理工作。通过考察，查清了摩崖石刻与寺院的本来面貌，发现了大批新的石刻艺术精品，为进一步开展考古研究和科学保护工作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依据。在现场考察的基础上，本所还组织专人继续调查清理了附近的散存文物，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寺院基址区，清理发掘出大批被人遗忘了的原寺院内的重要建筑物及石刻碑碣等。如建造于北齐河清年间（562—565 年）邺都著名高僧道凭法师的石造烧身塔及刻有一整套完整伎乐浮雕图案和大量唐人诗词的唐代九级双石塔。

灵泉寺附近的石窟和摩崖石刻是我们这次进行考古勘察的重点之一。以往人们仅知道寺西宝山摩崖上有石刻造像。但因长期山洪淤积，许多窟龛被淹没，因而长期以来究竟有多少塔龛和佛龛，从来无准确的统计数字。经过这次考察，我们除弄清了宝山石刻

的确切数字外，又在寺院东侧的嵒峰山及寺东北的马鞍山断崖上，新发现了许多重要石刻窟龛。经过这次考察编号共有大小窟龛 209 处。其窟龛的开凿年代，最早是北朝东魏武定四年（546 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历经北齐、隋、唐、北宋各代，前后共历 548 年。内容丰富，刻工精湛，各具风格。

雕造在宝山和嵒峰山崖壁上的大量浮雕石塔，不少系历代名僧墓塔，且有塔铭题记，其数量之多，时代连续之久，全国罕见。它与嵩山少林寺的古塔林，各具特色。所以实际上它应是一组规模巨大、依山雕造的“宝山塔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浮雕石塔不仅不少有塔铭题记，在造型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时在细部装饰上不少塔还刻有生动的人物、动物及花卉图案。在寺院基址西北百米处的台地上，调查清理出北齐时著名高僧道凭法师的墓塔及另一座无铭记的墓塔，均系单层方形石塔，保存完好，塔顶和塔刹均刻有精美的浮雕花纹，相当完整。西塔塔身之塔心室额部刻有：“宝山寺大论师凭法师烧身塔，大齐河清二年（563 年）三月十七日”的铭记。寺内遗址内还有高大的唐碑三座，其中以唐代监察御史陆长源撰写的原隋代大将军《玄林禅师神道碑》保存最为完整。寺院东门外尚遗留隋代石狮一对，形象古朴生动。

在灵泉寺附近的石窟及摩崖石刻中，最大的石窟，一曰大住窟，另一曰大留圣窟。另外还有附近善应山的北齐石窟。其余多为各种不同时代和类型的摩崖塔龛。

大留圣窟位于嵒峰山东侧。窟门西向，据《宋绍圣元年僧德殊建灵裕祖塔并碑文》记载为东魏武定四年由道凭法师创造。该窟进深 4.15 米，面阔 3.3 米，高 3.5 米。窟内有平面呈马蹄形的佛座，座脚浮雕有形态各异、雄健有力、手执各种器物的神王一组。佛座之上南、北、中三面各雕坐佛一尊，皆躯体雄浑高大。佛头部虽皆残缺，但从身躯形象仍能看出其光洁柔美的高超技艺，佛身后皆有火焰背光，胸前镌刻“卍”字样。

大住窟位于宝山南麓的断崖上。窟门南向。开凿于隋开皇九年（589 年），为灵泉寺石窟造像中的杰作。窟平面呈方形，其进深与面阔皆为 3.4 米，高 2.6 米。面南辟拱券门，门外东西两侧分别雕有极为精美的“那罗延神王”和“加毗罗神王”护法像。均系隋开皇九年作品。窟顶呈斗底状，整个窟顶刻一巨大的莲花藻井，周围镌刻 4 个生动飘洒的飞天。洞内东、西、北三壁均凿大型拱券式龛，龛内分别雕刻弥勒、药师及阿弥陀佛造像，均结跏趺坐于方形的束腰须弥座上，头部和上肢已残缺，但从现存躯体仍能看出其浑厚古朴的艺术形象，每像胸前皆分别刻有“弥勒”、“药师及阿弥陀佛”的佛名题记。同时窟内的各壁还分别镌刻有：小座佛 31 座阴刻佛像 24 尊，佛像题名数十个及佛教经卷等。整个洞窟题刻经卷佛谱、浮雕造像图案，繁缛密致，精刻入微，为全国现存隋代石刻艺术中的稀有珍品。（图版三）

善应龟盖山石窟位于宝山灵泉寺东南 5 公里的龟盖山南麓。现存三窟，均系北齐天保年间开凿。三窟造像虽规模不大，但形制风格极其古雅，尤其镌刻大量佛教经卷，为

研究北齐民间石刻艺术和佛事活动的重要石刻艺术宝库。三石窟从西至东依次排列，但却互不相连，各成一体。

西窟：座东向西，平面呈方形，面积为2.4平方米，窟顶作覆斗式藻井。北壁正中雕1佛2菩萨像。南北两壁各雕胁侍立像3尊。门作拱券状，门楣上刻交缠的青龙两条，中间拱托一盛开的莲花，下为金翅鸟两只。窟门左右两侧，各雕护法神王1尊。其上各倒立裸体虎头人身1个。同时门的左面石壁上还浅雕有排列整齐的供养人像群，竖10行，横8行，计80人。刻工精美，形象生动逼真。

中窟：位于西窟南40米处。该窟保存最为完整，进深1.34米，面阔1.19米，高1.78米，平面呈方形，面积为1.60平方米。窟顶为覆斗式藻井，饰莲花图案。北壁刻一佛二菩萨，佛身后雕火焰背光，周围并镌伎乐六个，姿态飘洒生动。两侧还雕刻佛名数段。东西两壁各镌胁侍菩萨立像3尊。其间浅刻手执莲枝的3个小型菩萨，为佛献花。东壁上方还刻有弥勒说法图案，三壁有简短题记12处，皆为隶书。窟门两旁刻护法天王像。门额上方及其左侧，削平大片岩石，镌刻“方法师镂石板经记”文曰：“大齐天保元年灵山寺僧方法师，故云阳公子林等，率诸邑人刊此岩窟，仿象真容。至六年中，国师大德稠禅师重莹修成，相好斯备，方欲刊记金言，光流末季，但运感将移，暨乾明元年岁次庚辰，于云门帝寺奄从迁化。众等仰惟先师，依准观法，遂镂石班经，传之不朽。”其中提到北齐著名高僧僧稠的名字。门洞右侧刻《华严经偈赞》和《大般涅槃经·圣行品》，均为隶书，具有很高的佛学研究价值。从以上经文和石刻题记，可知此石窟是灵山寺的方法师在北齐天保元年为著名高僧稠禅师开凿的。此窟，雕刻的石经字体苍劲，是研究北齐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东窟：位于中窟之东半公里的河北岸断崖上。窟门南向，平面呈正方形，窟顶亦为覆斗式藻井，窟内北壁正中雕一佛二菩萨像。东西两壁各刻胁侍菩萨立像三尊，其间浅刻佛像23尊。三壁下部均刻长方形台座，东、西台座上各刻伎乐人3个，正中佛台上刻出对称的猛狮一对。窟门外壁面浅刻大量浅龛造像。

善应龟盖山三石窟的艺术造型，雕刻手法和书法题记的风格，均与距此不远的河北响堂寺极为近似，是研究北齐民间石刻艺术的重要宝库。这里除了大留圣窟、大住窟及善应石窟外，还有大量的小型石刻佛龛和塔龛分布在宝山、嵐峰山及马鞍山等的石灰岩断崖上，其中尤以宝山居多。宝山摩崖石刻凿于该山南麓的山腰断壁上，由东至西分上、中、下三层排列，总长520米，窟龛高距地表38—67米，经最近考察统计，共有隋、唐及北宋时期的各类型石龛120处。在清理中还发现石雕卧虎一只，造型古朴，生动逼真。

嵐峰山（包括马鞍山）摩崖石刻位于灵泉寺基址区东侧1公里处的嵐峰山西麓的断崖上，（少量窟龛凿于寺院东北部的马鞍山东南麓断崖上），所有窟龛都依山开凿，分布

位置大体就山势分上、中、下三层排列。在时代上除大留圣窟建于东魏外，其余均开凿于唐代。在类型上塔形龛为 72 个，屋形龛 8 个，拱券形龛 4 个，另有石窟 1 所（即大留圣窟），还有马鞍山塔龛 4 个，总共为 89 窟龛。其分布范围成南北长条状，总长自南至北共 310 米，高度距地表 43—60 米不等。

宝山摩崖石刻位于灵泉寺基址西侧 1 华里处的宝山东南麓断崖上，窟龛依山开凿。其分布范围由东至西总长 520 米，高度距地表 38—67 米。具体位置依山势分上、中、下三层排列。以窟龛为单位，共编号 120 个。在最近清理中还发现一石雕卧虎。宝山摩崖石刻不仅在数量上居整个灵泉寺之冠，而且时代也早于其他区域。其中属于浮雕石塔的塔形龛共 80 座，另有屋形龛 5 座，碑形龛 12 座，佛龛 21 座，窟形龛 2 处，共计 120 座。

根据我所这次考察统计，灵泉寺东西两侧的宝山、嵒峰山及马鞍山共有东魏、隋、唐、宋历代窟龛 209 座，其中属于浮雕塔龛 153 座，占全部窟龛的 73%。镌刻有铭文题记的有 75 座。其中宝山 30 座，嵒峰山为 32 座，在嵒峰山区的窟龛中，除大留圣窟创建于东魏武定四年外，其余均为唐代所开凿。其中属于仿木建筑屋形龛的共 8 座，有唐贞观年间和唐显庆年间题记的各 1 座。其他 6 座虽无时代题记，但按造型风格看均为唐代作品。另有拱形龛 4 座及属于洞窟类型的开凿于东魏武定四年的“大留圣窟” 1 座。

灵泉寺及其附近石刻群，既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又特具特色，它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佛学、音乐、舞蹈、服饰、习俗以及书法艺术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灵泉寺附近宝山和嵒峰山崖开凿的摩崖石刻群分布遍及山岩，星罗棋布，规模极为壮观，乃我国中原地区除了龙门石窟之外的又一具有地方特色的佛教艺术宝库。“宝山塔林”还是古邺城地区，自北齐至唐、宋的五百余年，历代高僧的陵园墓地，鉴于不少有塔铭和死者的生平传略，为一部全国不可多得的石刻高僧传记。对研究北朝及隋、唐时期邺城一带及当时全国的佛教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建筑史、雕刻艺术史、宗教史以及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 二、灵泉寺基址区文物现状

灵泉寺历史悠久，为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北方著名佛寺之一。当时建筑规模宏大，佛事极盛。至北宋，佛事日衰，成为一般寺院，到清末时已基本废弃。

我所 1983 年在寺院区内考察清理发现的主要文物有唐代九级石塔两座。东塔塔身外壁镌刻有唐咸通八年（867 年）五月禹璜题记，经清理，使长期湮埋地下的大半个塔身和雕刻有精美图案的基座全部再现出来（查三十年代的旧照片仅照了该塔上部的三分之一）。同时在寺院西北百米处的丘地上，还调查清理出两座北齐时期保存完整的单层方形石塔，它是仅次于嵩山北魏嵩岳寺塔的早期古塔，为目前国内稀有的北齐建筑实物。西石塔的塔心室门额刻有“宝山寺大论师凭法师烧身塔，大齐河清二年（563 年）三月十七日”题记。寺院遗址区内还保存有巨大的唐代石碑 3 座，其中以唐代监察御史陆长源撰写的隋大将军《玄林法师神道碑》保存最好。寺院东门处尚遗留隋代完整的石狮 1 对，皆呈蹲卧状，造型古朴而生动。另外，在寺院区南侧的覆釜山顶调查了元代建造的石雕塔基 1 座。在寺院基址区北中部尚存明代弘治七年（1494 年）立的“重修宝山灵泉寺并观音阁记碑”1 座。在紧靠寺院区西北隅的悬壁山顶，尚存有建于明崇祯年间的“昊天阁”1 座，重檐歇山顶。全部用细腻的汉白玉雕刻而成，阁壁三面镌刻题记和诗文，整个阁楼保存完整。现将寺院区及其附近尚存的主要文物分述如下：

### （一）北齐道凭法师双石塔

道凭法师双石塔，位于灵泉寺基址西侧的台地上。两塔皆南向，相距 3.2 米，东西并列在一条水平线上。两塔在整体造型上大体相同，均系单层石造墓塔，由基台、塔身和塔顶三部分组成通高 1.46 米，但细部雕刻少有差异，其中西面一塔自下而上基台为正方形，由下大上小的两块青色素面方石垒叠而成，整个塔基光面呈凸字形，基台下层方石长宽皆 115 厘米，高 37 厘米。上层方石体积较小，长宽各为 91 厘米，高 38 厘米。基

台以上为塔身，高45厘米，体积较基台为小，亦系用整块青石雕凿而成，其东、西、北三面为实壁，素面无饰，南壁开长方状拱门，门额略呈火焰尖拱状。门高31厘米，宽20厘米，进深31厘米，门左右两侧刻出半圆形倚柱，柱头雕莲瓣三枚，柱础呈覆莲状。塔身以上刻出叠涩出檐三层。在门楣与檐部之间的壁面，镌刻有“道凭法师烧身塔，大齐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的楷书铭文。表明该塔系当时宝山寺道凭法师墓塔，建于北齐河清二年。塔心室亦为正方形，内无造像，壁面亦无雕饰。塔顶整体外形略呈覆钵状，雕刻华丽。四面皆浮雕卷叶状纹饰，其每面正中雕一圆形宝珠状物。塔顶之上雕斗形基座，其上雕相轮三层和最顶端刻宝珠。全塔造型稳固而美观，尤以中部塔身呈束腰状，更使塔在造型艺术上，别具一格。（图版五九、六〇、六一，图二、图三）

东部一塔，其造型与体积和西塔类同，惟塔门形制和塔顶花纹略有区别。该塔南面塔门虽亦呈拱券状，但较西塔明显宽阔，其门高32厘米，宽24厘米，深27厘米，门楣及门额均呈拱券形，中间并刻出凹槽一道。在檐部与门额间素面无饰，既无塔铭题记，又无纹饰雕刻。塔心室中空，其顶与东南西北四面皆无雕饰。全塔通高1.44米，基台用两层方石垒砌而成。其中基台下层面高0.42米，每边宽1.11米，上层方石每面长0.85米，塔身高0.48米，宽0.50米，塔顶高0.39米。（图版六二，图四、图五）

道凭是东魏和北齐时邺都宝山寺（即今灵泉寺）著名的大法师（塔铭又称“大论师”）。据《续高僧传》记载：“释道凭姓韩，平恩人。十二岁出家，投贵乡邵寺，初诵维摩经，自惟历览日计四千四百言，一闻无忘……以大齐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于邺城西南宝山寺，春秋七十有二”。道凭法师不仅在东魏、北齐时为邺城宝山寺高僧，而且当时在全国佛教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所以近年来这两座石塔的发现，不但对研究了解道凭的生平事迹和北齐邺都一带的佛事活动，增添了新的实物史料，同时还对研究我国南北朝时期佛教砖石建筑，具有重要价值。（图版六三——六六）

## （二）隋代双石狮

在灵泉寺东偏门基址附近，这次调查清理发现，隋代石狮1对。两狮皆随寺院东侧门方向，座西面东。全身皆用青石雕刻成蹲卧状，左侧一狮身高（连座）0.70米，狮身卧长0.85米。狮身卧高0.58米，基座长0.83米，宽0.41米，厚0.13米。

两狮头部稍残，平头，嘴呈方形，其形象是：身呈蹲卧状，胸部前挺，两前腿直立且向后蹲，头和前胸略向后缩，双目圆睁，同另一狮相对而视，其四爪雕刻锐利，形象逼真。后肢蹲卧，尾巴上翘于臀部，狮的头与颈部为鬃毛所遮，毛呈螺旋状，形象别致，

古朴有力。右侧一蹲狮造型，姿态和花纹质地与左侧石狮相同。由于石质剥蚀风化，其部纹饰模糊不清，就两狮造型及艺术风格看，其时间至少不晚于隋代。（图版六七、六八，图六、图七）

### （三）唐代双石塔

河南安阳灵泉寺唐代双石塔，是两座单层密檐式方形石塔，长期以来，由于人为和自然的严重破坏，两塔塔檐以下的大部塔身和全部塔基均被灵泉寺寺院的废墟所埋没，两塔的整体形象很少为外界所知。1936年由北京一些建筑研究单位组织的古建勘察团，在此进行调查时，也只记录和拍摄了两塔露出地面的塔檐部分。通过这次清理发掘，才使这两座唐代双石塔的湮没部分露出地面，恢复了旧观。（图版六九、七〇）

灵泉寺唐双塔是两座单层叠涩密檐方形石塔，塔均面南，间距8.6米。塔用青石构件垒砌，自下而上由基台、基座、塔身、塔檐、塔刹等部分组成。塔身呈正方形，南壁开拱券门，两塔除塔刹及东塔第一层塔檐被毁外，其余部分基本保存完好。

东塔（图版七〇、图一七、一八）通高5.22米。以宽厚的大青石板铺砌成叠涩三层基台，台上为平面呈四方形的束腰须弥座。束腰四隅各立角柱，高25厘米。束腰每面中央雕方形间柱一根，将每面分隔出两个长47厘米、宽15.5厘米的长方形框，框中凿成尖拱形龛状，每龛中浮雕一乐伎，构成一组完整的8人乐舞图。（图二二、二三、二四、二五）自北壁始：左侧乐伎高12.5厘米，上身赤裸，双臂上举作舞蹈状，下身残损。其身份应为舞伎或乐队指挥（图二四）。右侧乐伎高13厘米，头顶残，两手执箫作吹奏状（图二四）。南壁浮雕：左侧乐伎高12厘米，面部残损，胸前挂细腰鼓一面，右手下伸，左掌扬起，作双手击鼓状（图二三）。右侧乐伎高14厘米，两手持笙作准备吹奏状（图二二）。东壁浮雕：左侧乐伎高13厘米，双手持横笛作吹奏状（图二三）。右侧乐伎高13厘米，面目不清，双手执钹作击奏状（图二三）。西壁浮雕：保存最为完整，右侧乐伎高10.5厘米，双手执排萧作吹奏状（图二五）。左侧乐伎高12厘米，双手操琵琶，右手扶乐器，左手作弹奏状（图二五）。这一须弥座包括上枋上枭、中部束腰、地栱、下枋下枭，石质坚固，保存完整。须弥座上枋石每面雕出昂首兽头2个，四面共8个兽头高10厘米，伸出枋外7厘米。基台之上为直接承托塔身的基座。基座上面略呈束腰状，外壁正中雕刻阶级踏道七层，整个阶级高25厘米，两侧砌护边石两道。座的东西两面各雕一托塔力士，高24厘米，袒胸露肌，形象勇猛有力。座的上下枋两端皆有收分和卷杀，无雕饰。

基座之上为瘦高的方形塔身。高 118 厘米。南壁辟半圆形拱门，门楣雕成双龙拱状，门楣中央雕一螭首。门拱上方正中雕一怪兽，身体半露，头向前倾，嘴紧衔拱，两前肢挺立，双爪紧抓拱卷。拱券门上方上部雕两个左右对称的飞天，身系飘带作飞舞状，共同托举起一重檐佛塔。下部雕一对自天而降的双龙，虽有部分残缺，但仍可看出其凶猛有力的神态。

塔心室略呈方形，其北壁及东、西壁雕一组造像共 5 尊（图一九）本尊为释迦牟尼佛坐像，高 28.5 厘米，面部已毁，就现存痕迹看似高肉髻，身穿圆领大衣，结跏趺坐于束腰莲花须弥座上，座高 20 厘米。佛后雕桃形火焰纹头光，光上为宝盖，宝盖两侧刻两飞天，神态飘逸。佛的两侧有二弟子、二菩萨侍立。左侧弟子高 33.5 厘米，面有皱纹，身穿圆领长衣，跣足立于圆形基座上；右侧弟子高 35 厘米，双手合十，立于扁圆状基座上，因面部剥蚀，眉目不清。二弟子两侧的东西两壁，雕胁侍菩萨立像各一尊，均高 34 厘米，面部皆毁。左面菩萨左手提飘带，右手举胸前，立于覆莲状台座上。右面菩萨亦立于椭圆形莲座上，形象姿态与左面胁侍大体相同。两菩萨均有头光（图一九、二〇、二一）

塔身之上建叠涩檐九层，每层檐两端皆略上挑。全塔轮廓呈抛物线形，造型挺拔秀丽。顶端塔刹已不存。

塔身的东壁刻有唐代大历六年（771 年）游人徐源、徐淮、程序、徐泳 4 人书写的五言律诗各一首，诗虽平平，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刹的历史面貌，表明这座地处深山的寺院，唐代仍为香火繁盛的北方佛教胜地。

西塔（图八、图九）通高 5.56 米。基座底部为巨大青石板铺砌的叠涩台面三层，其上为方形束腰须弥座，束腰的四隅各立圆形角柱一根，柱身雕成 4 个上下叠压的扁石鼓。束腰体每面凿长方形龛，中间以圆形间柱相隔，每龛各浮雕乐伎 1 人。自东壁始：左侧乐伎高 12.5 厘米，上身赤裸，颈饰项圈，手执横笛作吹奏状，下身着裤（图一四）。右侧乐伎高 14 厘米，双手执排箫作吹奏状（图一四）。南壁：左侧乐伎高 17 厘米，紧衣窄袖，左臂上举，右手下垂叉腰，左腿直立，右腿向侧曲伸，腰身扭动作舞蹈状（图一三）。右侧乐伎高 17 厘米，头扎幞头，上身披巾，下着长裤，双手持节板作拍打状（图一三）。西壁：两侧乐伎高皆为 17 厘米。左侧乐伎面部残损，上身袒胸，怀抱琵琶作弹奏状（图一六）。右侧乐伎面部残损，着披巾，紧衣窄袖，颈饰项圈，胸前挂细腰鼓，右手下垂扶鼓，左手执杖高举，作击鼓状（图一六）。北壁：左侧乐伎高 18 厘米，肩披长巾，下着宽裳，露足，双手捧笙作吹奏状（图一五）。右侧乐伎高 17 厘米，侧身向左，双手扶箜篌作弹奏状（图一五），保存最为完整。

束腰须弥座以上为塔身。塔身高 129 厘米，下为扁平的束腰方形基座。束腰部分素面无饰。基座每面正中皆置拱形阶级踏道八层，高 21 厘米、宽 20 厘米。在踏道两旁置

垂带石，踏道中间亦以垂带石相隔。塔身向南辟拱券门，门洞高64厘米、宽45厘米。门额刻成双龙曲拱状，门楣中央雕一蟠首状怪兽，高31厘米、伸出5厘米。塔心室的拱券门与塔檐之间雕四爪踏云双龙1对，龙身自上向下作冲击状；上部正中雕一云中立佛。门洞内置长方形门框，高41厘米、宽34厘米、厚6厘米。门洞外左右两侧雕护法天王及力士像。右侧外壁为天王像1尊，高46厘米（图一一、一二）；左侧外壁雕力士像1尊，高48厘米。塔心室门洞内的门枕石上雕石狮1对。

塔心室进深69厘米、宽60厘米、高95厘米。室顶呈穹形。室内北壁高浮雕造像5尊。正中为释迦佛，高29厘米。面部残损，身披袈裟，袒右肩，衣纹清晰。左手垂下，右手臂残缺，结跏趺坐于一仰莲形台上。佛两侧分立弟子和菩萨各2尊均立于莲花形座上。本尊佛和弟子、菩萨的莲花形座共属于一株大型的连理莲枝，造型十分巧妙自然（图一〇）。

塔身之上建塔檐九层，每层出檐下刻叠涩三层，各层出檐皆有明显的翼角起翘。每层檐间的南面塔壁均刻一拱形小龛，龛内均雕一坐佛，佛均作禅定印。整个塔的轮廓呈抛物线状。最上端原置一宝珠为刹，现已不存。

塔身东外壁镌刻游人题记4条，其主要内容是：

“圃人禹璜以咸通八年五月自宗城拜安阳，是月十八日较夏租，面宝山之崔嵬……，从者铁儿、阿用、十四。”

“郑僧后年复来，寂无人烟，登山焚香而返，端午日。”

“明年夏五月廿八日又擢麦租，再游于寺颇息尘息，禹璜记。”

“县令郑僧。”

从上述几段题记的字迹及其内容看，可知署名郑僧者系唐懿宗咸通年间的安阳县令，禹璜当为丞尉之属。郑僧的这一题记与著名的安阳修定寺唐塔门额门框上署名“县令郑僧”、“安阳县令郑僧”的题记字迹相同，这也可作为断定灵泉寺双石塔修造年代的又一重要佐证。

根据题记、建筑结构及塔壁装饰题材看，安阳灵泉寺双石塔无疑应属于唐代中期作品。两塔的共同特点是：

1. 饰面雕刻精美且内容丰富多采。如仅在塔身的正面一壁不足1平方米的面积内就雕刻出云气、楼阁、飞龙、猛狮、螭首、飞天、天王、力士等许多人物和动物形象。整个画面布局匀称，雕刻线条简练，运用了浅浮雕、高浮雕及透雕的表现方法，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双石塔基座上分别雕刻的两组乐伎浮雕，一般多宝缯络发，面方圆，体态丰满，上身袒裸，饰璎珞、臂钏，披帛绕臂，下着衣裙，飘带自然扬起，表现了唐代乐伎的典型特征。画面构图既严谨又活泼，人物表情、动作、乐器、衣饰等富有变化，充分显示了唐代匠师们在石刻艺术上的卓越才能。这是河南现存唐代石塔中保存最好的石

刻艺术珍品，也是研究古代音乐、舞蹈、美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2. 在建筑结构和造型方面，两座唐塔全系方形单层叠涩密檐式，与河南嵩山现存的法王寺塔、永泰寺塔及林县洪峪寺塔等砖结构的大型单层密檐唐塔极为相似，也与豫北地区浚县福胜寺双石塔、内黄县复兴庵双石塔等唐代石塔属于同一风格，说明唐代石雕佛塔是仿照当时的砖塔形制建造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座唐代双石塔塔基保存基本完好，这是十分可贵的。国内现存唐代砖塔中，大多塔基损坏严重，原貌无法辨认，而且不少已不见塔基（包括著名的安阳修定寺唐塔）。在唐代石塔中虽有的有塔基，但大多也因严重剥损，面貌模糊不清，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的塔基原貌及建造的工艺水平。灵泉寺唐代双石塔为研究唐代塔基的整体造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唐代的阶级实物，现存者同样甚少，著名的西安唐代大雁塔、小雁塔及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等，现虽均有阶级，然而均经后代重修，是否原状还很可疑。单层砖石墓塔中有立于须弥座之上的，其下是否更有阶级亦不可考。灵泉寺双石塔阶级不但保存完整，而且刻工精湛，结构复杂。如双塔基座上的阶级踏道皆用汉白玉砌制。除塔心室拱门前建有阶级踏道外，还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东、西、北三面建有形式相同的阶级踏道各一组，每组八层，并纵向并列置垂带石三条，由中间一条将每组踏道分隔为左右两排，即所谓东西阶级之制。在整体造型上，东西两塔阶级踏道又各不相同，东塔为斜坡状阶级踏道，西塔为拱券形阶级踏道。其中拱券形阶级踏道见于甘肃省炳灵寺石窟第2窟中的唐代方形石塔台座上。但该塔系单行阶级踏道，而像灵泉寺双塔基座上建的四面拱形双阶级踏道却不多见。这些均为研究唐代建筑中阶级的整体形制及其踏道的造型结构提供了新的资料。

灵泉寺双石塔塔心室内供有佛和菩萨雕像，室外两侧刻有护法天王、力士。显然并非一般埋葬高僧骨灰和遗物的墓塔，而是建于寺内中轴线上供人参拜的佛塔，是寺院建筑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四）元代石塔基

灵泉寺院基址以南半里处，耸立一座山峰，因形若覆锅状，故名覆釜山。山顶原建有高大的十三级元代石塔1座。由于以往遭受人为和自然的严重破坏，现仅存该塔的基础部分。基座全部用青色条石垒砌而成。其平面呈八角形，座身造形为束腰须弥座，在基座的八面石壁上，均刻有人物浮雕图案，虽因风雨剥蚀石质风化，但其每面画像尚清晰可辨。就浮雕之人物形象看，每面皆刻有强悍有力的承重力士一人。每人身高0.54米，其下为基座条石三层。且每层皆浅刻有花纹。其花纹内容自下一层起为白云，缠枝卷叶、